

守护野生动物①

为了留住雨林猿声

——对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的调查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日前正式公布,其中专门规定了野生动物保护。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野生动物保护,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作为我国特有物种,海南长臂猿最濒危时只剩不到10只。通过抢救性保护,如今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已达7群42只,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以旗舰物种、关键物种保护为重点

加强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在海南岛的热带雨林中,生活着一种珍稀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作为中国特有长臂猿物种,海南长臂猿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然而,由于栖息地丧失、种群数量稀少、自然繁殖数量少等原因,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急剧下降,成为全球最濒危物种之一。

作为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近年来,海南省以国家公园建设为牵引,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积极做好海南长臂猿保护、监测、科研、宣传和栖息地修复工作,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扎实成效。在各方的精心呵护下,海南长臂猿家族不断壮大。

青山猿稀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退休职工、“第三届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获得者陈庆是海南长臂猿保护领域地地道道的“土专家”。从猎人到伐木工再到护“猿”人,他一生所经历的工作都和霸王岭这座大山割舍不开。

说起海南长臂猿,没准比他更清楚了。记者见到陈庆时,他骑着一辆早已斑驳的摩托车从林区疾驰而来,身上穿着淡绿色的护林员工作服。“在我小时候,猎人是个很吃香的活计。作为在山区长大的孩子,我从小就跟着大人学会了打猎,野猪野兔都很常见,长臂猿只听说过,但见过的很少,更别提捕猎到了。”陈庆说,他第一次见到长臂猿大概是1978年,“当时我背着猎枪在林子到处转悠,突然听到头顶大树上方有东西一晃而过,定睛一看才发现是长臂猿”。

“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掏出枪对准它们,发现是大家常说的山猿,感觉就像见到了稀罕物。”陈庆说,“当时是一公一母两只长臂猿,用很长的手臂在大树上荡秋千,太灵活了!”

海南长臂猿仅分布于我国海南岛,是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据资料记载,20世纪50年代初,该物种种群广泛分布于海南全岛,数量约2000只;然而,由于当时对物种保护认识的局限性,海南长臂猿遭受频繁干扰和猎杀,栖息地不断减少,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末,仅剩7只至9只个体幸存于霸王岭的热带雨林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宣教科科普负责人谢治介绍,为了保护海南长臂猿,1980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霸王岭长臂猿自然保护区,面积约3万亩,保护对象为海南长臂猿及其栖息地;1988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增加至10万亩;2003年,保护区面积扩大至45万亩;2017年国有林场改革,保护区管理局与林业局合并,统一管理。

1984年,靠做猎人和伐木工养家糊口的陈庆,彻底告别了猎枪和砍刀,当起了护林员。做护林员初期,他主要在保护区营林科从事种子采集与育苗工作,也许是和长臂猿有缘,后来巡山

护林工作人手紧缺,他就主动请缨从事长臂猿监测保护工作,这一干就是30多年。

“长臂猿喜欢吃浆果、榕树叶、野荔枝等,活动没有固定路线。我的工作主要是做好对长臂猿的日常监测,包括活动范围、饮食习惯、环境温度湿度等情况。”陈庆聊起长臂猿如数家珍,“那时生活条件艰苦,偷猎和盗伐沉香树等行为还未杜绝。记得有一次,我发现有人进山狩猎,便一下扑上去抓住那人。没想到对方还有同伙,俩人一起反把我压制住了。我赶紧大喊叫来同事帮忙,他们才匆匆逃走。真的不敢想象,如果那些屈指可数的长臂猿未能及时受到保护,现在会是什么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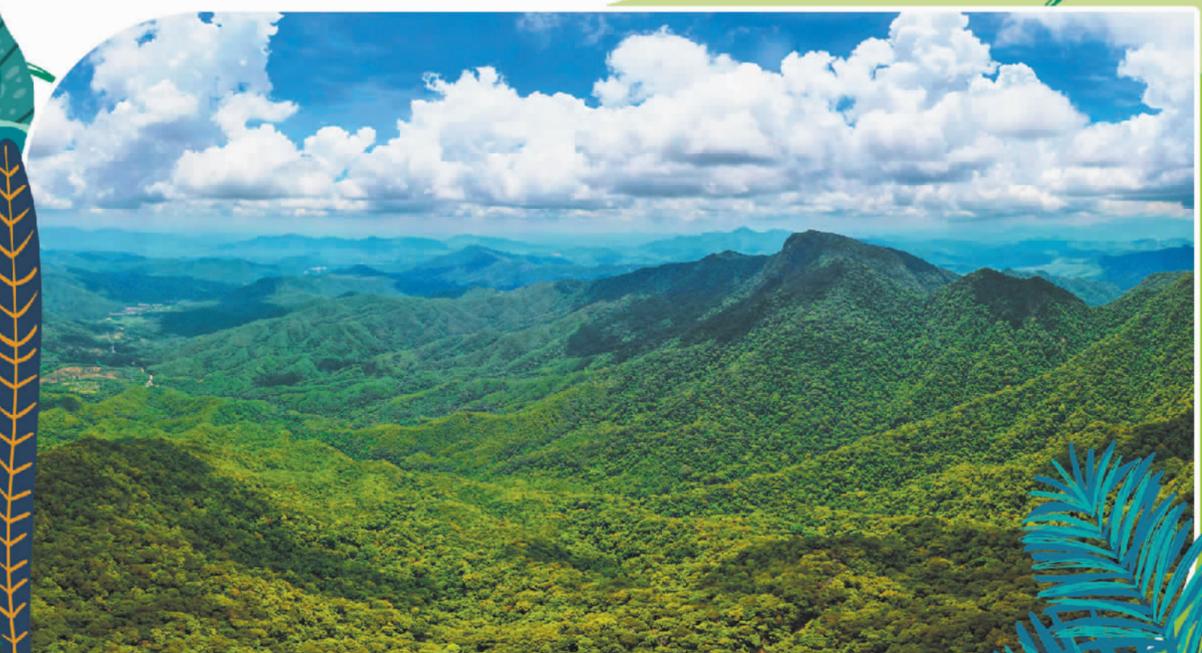
对于海南长臂猿数量稀少的原因,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范朋飞向记者解释,“海南长臂猿性成熟比较晚,繁殖间隔比较长,雌性要在六岁至八岁才能成年,平均两三年才能繁殖一胎,每个家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雌性,因此种群繁殖比较慢”。

人猿和谐

天刚蒙蒙亮,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苗村,55岁的护林员李文永用手电筒切开了霸王岭黎明前浓得化不开的夜色,光柱从寂静的山村扫过,一路穿过山野的古树木,到达山顶时,天已放亮。

苗村是距离海南长臂猿生活区最近的村子。对于从小就在林子里长大的李文永来说,巡山护林、保护长臂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最近这段时间,李文永要给中山大学的师生当向导,带领他们实地观测海南长臂猿的生活习性。“每天4点多就要从家出发,爬山一两个小时,到达长臂猿所在地时,它们还没睡醒”。

谈起长臂猿,李文永津津乐道:“长臂猿每天早上7点左右开始起床,我们要在它们起床前赶到,才能更好地观测。长臂猿起床后,通常是公猴先叫唤,像叫其他猴子起床一样,然后在树上排便,再跳来跳去找东西吃。”最让李文永感到有趣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的是,“随着冬天山里天气变冷,长臂猿都是在树上抱在一起睡觉。我见过一公一母两只大猴搂着小猴子一起睡觉,感觉特别温馨”。

为保护好这片热带雨林,2019年7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开启体制试点。2021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推动国家公园建设,海南开始组建长臂猿监测队,开展野外调查监测。从小就与林区和长臂猿打交道的李文永加入其中,成为一名护林员与护“猿”人。

李文永每天的工作就是进山巡山护猴,监测统计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拍摄照片和视频,观察它们的日常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文永和护林员们以山为家,与长臂猿为友,在长期的保护监测过程中,渐渐成为长臂猿值得信赖的朋友。“慢慢地,长臂猿看到我们在附近也不会跑掉,大家彼此都熟悉了。”李文永说。

李文永介绍,如今青松乡共有5个海南长臂猿种群,他日常监测的F群共有5只长臂猿。“最远的A群生活在红河谷,每个月我们都要背着米和菜去一趟,一次要待一个多星期,为的就是能够看到那些长臂猿。”李文永说。

猿进人退

作为中国特有物种,海南长臂猿被称为“人类最孤独的近亲”。为保护好这一珍稀物种,海南省下足了“本钱”。自2005年起,海南省林业部门改造修复海南长臂猿栖息地5000多亩,种植超过30万株长臂猿喜食树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政府等积极参与保护。

“以前,长臂猿监测保护站都建在林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盗猎和砍伐现象大幅减少,保护监测站开始全面迁出,监测工作转向外围保护。”陈庆说,“近年来,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保护动植物意识也显著增强。我退休前几年的工作主要是做好长臂猿的科研监测,比如,收集它吃过的种子,然后用种子育苗,在长臂猿生活的荒坡上大量种植这些树种,为它们提供更多食物

候监测。”为了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红外相机等设备会被布置成仿生树的形状。当感应到海南长臂猿等野生动物的踪迹时,设备会自动开始跟踪采集区域图像,并将图像上传至数据平台。”韩文涛说。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智慧雨林”项目工作人员介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在构建智慧化生态管护新模式。通过建设省级智慧管理中心、智慧雨林大数据中心平台,启动“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项目,探索构建“森林动态监测大样地+卫星样地+随机样地+公里网格样地”热带雨林监测体系。

此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通过与中山大学、海南大学等合作,采集了B、C两群海南长臂猿8000多条取食数据,绘制出活动范围;通过样地调查了解海南长臂猿分布情况,在其活动栖息地增植榕树、黄桐、破布叶等,丰富长臂猿食物来源。

“我们在海南长臂猿现有分布区与潜在分布区之间建设迁移生态廊道,搭建物理生态廊道绳索28处,种植廊道树木约900株,为海南长臂猿的迁移活动提供条件,增强栖息地连通性,解决栖息地破碎化问题。”韩文涛说。

在2025“雨林与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国际研讨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全球决议《通过协同合作加强海南长臂猿保护》中文版正式发布,这是全球首个聚焦于小猿类保护的决议,填补了全球小猿类保护国际议案的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森林和草原区域协调员萨特里奥·维卡索诺说,海南长臂猿的保护得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高度肯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修复与保护的智慧经验。

着眼长远,为实现旗舰物种种群稳步扩大,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编制了《海南长臂猿种群保护与恢复行动计划》,提出海南长臂猿15年数量翻番目标及路线图。编制《海南长臂猿生态廊道试点项目实施方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廊道建设方案》,明确生态廊道建设和栖息地恢复计划;成立国家林草局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设立海南长臂猿保护长期科研基地,启动海南长臂猿野外研究基地建设,开展系列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项目等。

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保护海南长臂猿,不仅拯救一个物种,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40多年间,种群数量从不足10只到7群42只,海南长臂猿的保护和回归,为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范例,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缩影。

海南长臂猿

- 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
- 野外种群数量增长到 7群42只
- 是全球20种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 栖息地修复 5000多亩

来源:大约从2006年开始,前后种植了上万棵树。”

猿进,人退。随着长臂猿种群数量逐渐恢复增多,不仅自然保护站外迁,生态搬迁工作也稳妥实施,长臂猿的自然栖息地范围更大了。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新高峰村,一栋栋二层小楼鳞次栉比,体育场、图书室、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符志明告诉记者,他们村之所以叫新高峰村,是因为以前村子是南开乡高峰村,地处偏远的鹦哥岭腹地,交通不便,骑车到县城需要一个多小时,村民们生活穷困。

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和长臂猿栖息地,自2019年起,白沙县在距离县城仅4公里处建设新高峰村;2021年元旦前,百余户村民整村搬迁新居,开启新生活。符志明介绍,整村搬迁后,白沙县在村居新址附近为村民补偿共计约5000亩可开垦的橡胶林,并按照“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模式,动员村民投工投劳,共同发展菌菜轮作产业。

猿进人退的另一面,是长臂猿成为山区发展文旅产业的有效助力。在青松乡斧头岭,依山而建的民宿备受游客青睐。因为斧头岭邻近长臂猿生活地,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只为清晨能够近距离聆听猿啼“合唱”。青松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王智生介绍,青松乡在做好热带雨林和海南长臂猿保护工作的同时,依托资源优势建设长臂猿小镇,围绕长臂猿做好“生态+文旅+研学”文章,让长臂猿成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科技守护

“为做好智慧监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几年前开始在林区安装红外线监测设备,开展科学有效的监测。”在陈庆看来,从传统的人防到现在的科技守护,海南长臂猿保护建起了立体防护网。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介绍,除了野外实地监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还与中科院、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在关键路口安装监控设备,采用红外相机、录音设备等技术手段,对海南长臂猿种群及个体开展全天

“万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海南长臂猿是海南热带雨林的真正原住民,其种群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属于最濒危珍稀物种。为守护好海南长臂猿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海南积极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努力为了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国家公园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有机整体,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保护体系,兼顾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等多重效益。一方面,搭建智慧化管理平台,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动态保护、监测和评估,以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创新国家公园的全域保护模式。通过开展生态搬迁、土地置换等方式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建立生态流域补偿机制,逐步把自然生态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建设体系。另一方面,设置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红线,通过强化部门协同、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机制,实施管控、保护等级高、生态价值大的制度管理体系,逐步形成政府、社会、企业和市民多元主体共建国家公园的合力,使生物多样性保护逐步走向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

当前,我国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仍面

点评

建好国家公园 守护美丽家园

谢君君

临风险与挑战,特别是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风险防控、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仍有待完善。要充分认识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守护人类共同的美丽家园。坚持系统的生态自然观,保持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尊重自然生态规律,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态系统综合施策,开展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系统治理。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空间管控体系,强化底线思维,设置好保护红线、安全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实施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和修复工程。不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针对管理权限不清、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加强研究、补充完善。

正确处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资源利用的关系,摸清生物多样性的“家底”,做好生物多样性资源普查和类型分类,促进科学研究和转化,探索将生态环境转化为绿色生态经济的实现机制。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强化地域标志性物种提炼及科普,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全社会共建美丽中国的合力。

(作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海南师范大学分中心特约研究员)

建好国家公园,守护美丽家园。坚持系统的生态自然观,保持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尊重自然生态规律,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态系统综合施策,开展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系统治理。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空间管控体系,强化底线思维,设置好保护红线、安全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实施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和修复工程。不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针对管理权限不清、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加强研究、补充完善。

正确处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资源利用的关系,摸清生物多样性的“家底”,做好生物多样性资源普查和类型分类,促进科学研究和转化,探索将生态环境转化为绿色生态经济的实现机制。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强化地域标志性物种提炼及科普,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全社会共建美丽中国的合力。

(作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海南师范大学分中心特约研究员)



图为我国特有长臂猿物种——海南长臂猿。

李文永摄